

四部叢刊

鮑琦亭集 (二)

Z121/070:1 (293)

293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53893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鮚埼亭集
經史問答

二

燕錫教育學院
圖書館藏

卷二十九至卷三十八
經史問答十卷
外編卷一至卷八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九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論

孫武子論

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起言兵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書詞約意盡然起用於魯破齊用於魏制秦入楚則楚霸而武之所爲乃如此書之不足信固矣全子曰蘇子之言可謂獨具論世之識者然吾尚惜其言之未盡夫孫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

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夫吾亦何以知其斬寵姬之誣蓋卽於入郢之師知之當吳人之大舉也楚之來相拒者爲子常斯其人如沐猴而冠而又罷於奔命之餘以遇常勝之師兵未交而膽已落其可以賀戰勝也固以盡人知之若孫子之師律則未見其有可恃也方夫槩王之獨出也大類晉河曲之趙穿使其一擲則事且未可知然雖幸而得捷而師律已紊寡君之貴介弟遂有翹然自喜之心卒之首僨於秦者亦夫槩而竊歸自立之禍起焉夫始則擅發而武不能禁繼則竊歸而武不及知古所謂大將之師其進如風其止

如山者不如是矣雞澤之會不過以玉帛相見者也揚
干亂于曲梁則魏絳戮其僕雖嬰悼公之怒弗之卹也
晉是以能繼霸況當兩軍對壘而軍法乃爾吾不知孫
子斬姬之刃果安在也且夫掃境以出不虞於越之乘
于虛貪前進而忘後患也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水
以灌郢棄生靈以博一日之勝是豨突之徒也唐侯在
軍國已爲秦所滅何策應之疎也子期焚其營而不能
避可以見營壘之無法也子蒲子虎在當時非名將孫
子之遇之也輒累北焉然則前此五戰之威特以子常
之故耳從來成敗之難言也其敗者未必無嘉謀而或

坐失其機成者未必皆廟算而或會逢其適彼左司馬之請首尾夾擊真兵法也向使當其前者或有子期兄弟一人在焉吳其殆哉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卽越絕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之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平原君論

平原君受馮亭之邑致喪師於長平太史公以爲利令
智昏不覩大體全子曰此成敗論人之言也從來地有
所必爭興王定霸必先據刑勝之區太行天下之脊而上
黨最爲要害勁兵出焉杜牧之謂其肘京洛而履蒲津
倚太原而跨河朔以秦晉而相爭乃王不得不王霸不
得不霸之地也而不百里而至邯鄲於趙尤密故蘇厲
嘗謂上黨入秦則勾注之南羊腸之西皆非趙有而樊
餘謂韓挾上黨以臨趙卽羊腸以上危方韓之急也信
陵嘗極言於魏謂宜通上黨於其甯以爲三晉計然則

魏尚知之而況其近於魏者秦之所以必得此而甘心者亦以囊括三晉機關全係乎此非徒以爭一日之勝也夫以唇齒之區適當存亡之會敵空國而爭之吾拱手而讓之雖至愚者不甘且秦之爲虎狼也亦復何厭之有即使趙人閉關不出坐聽收十七城市之邑秦人瞰知其無能爲鼓戰勝之餘威以恣其席卷之全勢朝發上黨暮臨邯鄲當此之時何必不爲馮亭所笑也況是時趙以藺相如廉頗中振之餘兵力未屏海內之望猶在乎趙仗大順以撫來歸之民此霸者之事也趙之所以幾於亡國而不復振者不在受馮亭而在用趙括

然固非平原之過也平原君於澠池之會因白起小頭而面銳以卜其斷瞳子白黑分明以卜其明視瞻不轉以卜其強可與持久難與爭鋒何知白起之深也又謂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野戰非其所長持久足以當之何知廉頗之深也然則應侯反間之計蓋探知平原之言而撓之者使孝成王能塞讒慝之口終始勿貳四十餘萬節制之師堅壁清野以逸待勞雖有輸攻其何能以破墨守乎頓兵深入乃軍家之所深忌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情見勢屈覺隙形焉是役勝而秦人詘六國之從一時響應可以復見主父之雄風矣馮

亭以下邑之守力所不支猶且義不降秦及其敗也以
身殉之斯其人亦志士也說者以爲嫁禍彼亦復何憾
於趙而必誤之且使趙不易將則亦何禍之有哉平原
洞然見兩將之才如賓諸掌斯其知人不在信陵之下
未可以失于毛公薛公而遽議之至於兼金旣施反間
遂成其於用趙括也不特大違其意亦必力爭之而不
得也彼平陽之徒惴惴焉但以退縮爲事而豈知規撫
天下固非懦夫之所知今反以其言爲中是所謂耳視
而目聽者也後世之人亦或知長平之敗由於易將而
至於上黨之必不可棄則未有見及之者不觀唐末乎

并汴虎視無歲不權鬪于山東者爭澤潞耳故存孝叛
而晉陽孤丁會降而河中阻

而晉國為丁會劉而河中

并州與歸無意不歸國于山東等國戰戰且危存亡

四皓論

溫公修通鑑其於四皓僅取說建成侯呂澤之之語而謂其餘見於史記者爲誣朱子以爲不然全子曰溫公之見是也高祖之在位也日不暇給其求賢之詔不過曰天下賢士大夫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而已斯其言甚陋且無求賢之真意而謂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其爲處士張大之詞固不必問且畱侯旣知四人之足以安太子則當高祖擊黥布時謂子房雖病爲我彊臥傅太子是時四人已在東宮畱侯何不竟言於上曰太子尊賢禮士天下歸仁如陛下所不能致之四人且

來從之陛下委以保傅之任必能調護元良莫安關輔如是則太子自安又寧待高祖破布還愈欲易太子而始見此四人者何其遲而拙也四人旣爲太子出也商山之芝比諸小草不一年而高祖崩太后酖趙王瘖戚姬惠帝遂爲淫樂不視政事漢業以衰其時四人安在耶四人而非賢人則可四人而賢人也安有國事至此而無一言匡之者倘謂惠帝定位四人遽去亦何所見而去耶四人欲終守介石則惠帝非不世出之君卽不必來旣來矣惠帝非不可事之君卽不必去然則其進退皆無所據也故曰此四人者不過東宮旅進旅退之

客偶有說建成侯之一節而後人從而張大之者也吾聞是時也有淮陽應曜者被徵獨不出時人爲之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其言諒哉且卽其說建成也亦中智以下之見四人之不敢使太子監軍者鑒申生之禍也是時太子情事固與申生不同申生在晉酈姬之毒已成無功固死有功亦死高祖之欲易儲固牽於母愛子抱之私而亦頗以太子柔弱恐其難任大事故有取於趙王之類已戚氏之妖不如驪姬高祖之明豈比晉獻四人果有不世之材輔太子而東隸以灌嬰樊噲之徒一戰而收黥布則太子安有失位之恐乃心怵

於諸將之不受節度或至僨軍必欲高祖之扶疾親將是明示之以懦不堪任也四人之才亦僅矣總之高祖雄主也區區呂后服淡攻苦之舊不足以梃其心而無如大臣自畱侯而下輸心太子是則真所謂羽翼者也故其使周昌相趙王則大計已定矣舉漢廷之將相不足羽翼太子而必待此四人者何其愚也楊維禎曰四人安得出山之易殆畱侯以其雁者詭高祖則徒重視此四人者而謂畱侯與太子敢於此而欺其君父畱侯可誅太子亦良可易也

劉揚優劣論

晉史范喬列傳其與人論劉向揚雄才學優劣以爲向
定一代之書正羣編之籍使雄當之故非所長予謂向
之優於雄固也喬之所以定其優則非方雄待詔承明
未央之廷未嘗有校定秘書之命固未可懸揣其不能
況向之優於雄者在其忠貞大節而不在區區著述之
間若喬所言非特向能之卽歆亦能之也可謂向優於
雄是亦可謂歆優於雄也夫譙周之通知五經何如王
平之僅識數字使向僅以讎正羣籍畢其生平則其優
於雄者亦僅矣凡後世之議向者有三其實皆不足以